如母的《深河》

鄭振煌/慧炬出版社社長

深河　遠藤周作著　林水福譯　臺北縣新店市　立緒文化　88年8月　ISBN 957 8453701　平裝

1999年10月25日至30日，我出席羅馬天主教宗在梵諦岡召開的「宗教對話國際會議」，與全球20個宗教二百四十餘位代表多方接觸，並參觀天主教徒心目中最神聖的聖彼得教堂和阿西西聖方濟教堂。一路上，我手不釋卷，細細品嚐林水福教授翻譯的日本近代文學大家遠藤周作名著《深河》，才恍然大悟每個眾生都有他心靈上如母的深河，任何東西皆無法取代。

《深河》故事情節的鋪陳相當沉悶，呈多線發展，彷彿是人生的寫照，載不動幾多愁，反覆在苦海中浮沉，掙脫不了。

遠藤氏獲獎無數，作品以宗教爲主題，《深河》更是集其大成。深河，在事相上指的是恆河，在理上卻是指眾生心靈上的母親，佛教稱爲佛性、心性或空性，印度教稱爲梵天，基督教稱爲神或上帝，伊斯蘭教稱爲阿拉。作者雖是虔誠的基督徒，卻在《深河》中超越了形式的藩籬，將東方佛教和西方基督教思想，做了相當程度的對話和融合。

書中人物不多，卻背負著沉甸甸的原罪或業障，亟思擺脫，但一籌莫展。主角之一的成瀨美津子，一生是嘲諷、作弄別人的反骨，即使是在醫院裏當義工，照顧癌症末期病患，也是存心挑撩人性的醜陋面。在大學時代，她誘惑心向基督的同學大津，讓他墮落而沾沾自喜；蜜月旅行到巴黎，新婚夫妻卻各自行動，她跑去里昂，尋找因懺悔而自我放逐到神學院的大津；離婚後，聽說大津已經轉往印度瓦拉納西，就參加旅行團前往探尋，見面後，又揶揄大津。

作者顯然跟多數日本人一樣相信三世輪迴。佛家的「業感緣起」說，認爲人的一切身語意業，都會在深層意識心留下種子或影響力，等待因緣和合時顯現。因此，過去世的業，會感應和生起現在世的身心；現在世的業，也會感應和生起未來世的身心。若要改變因緣輪迴的軌跡，必須仰仗強大的轉化力量，就是所謂的修行。成瀨美津子的深層意識心，必然埋藏了深重的貪瞋癡業力種子，而一輩子無法擺脫業力的束縛，偶然良心發現，還是改變不了嘲謔別人的習氣。

三世，只是指時間上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並不侷限於前輩子、這輩子、下輩子。現代心理學和行爲科學都強調，人的一切行爲和心理狀況，都是過去生活經驗的映現。在無明的作祟下，造業不斷，因而受苦無盡，受苦更增加無明，無明又引生造業受苦，惑業苦輪迴不已。這就是佛教三世輪迴觀的眞實義。如果能體證生死輪迴的實相，熄滅貪瞋癡，勤修戒定慧，就可以如如不動，超越緣生緣滅的現象，保持心境的清涼與自在。這就是佛教寂靜涅槃的本意。

一般人都誤解三世輪迴和涅槃觀念，不是淪於抽象虛無，就是陷入消極迷信。佛教思想的發展，從緣起中道、八不中道、阿賴耶中道，到如來藏中道，都是遠離斷常邊見，唯有從日常生活中體會「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」的眞理，才能認識佛教。否則以邏輯思義或玄學臆測，都是不中鵠的。

輪迴是在描述人事物相續流轉的現象，牽涉到時間上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與因果關係。依據緣起法則，一切萬事萬物的生起或消滅，都是眾多因緣和合或離散的結果，並無主宰者或接受者。因此從時間上講，輪迴可以有三世輪迴，也可以有現世輪迴，或甚至剎那輪迴；從空間上講，輪迴可以有三界（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）六道（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）的輪迴，也可以有星際、洲際、國際、地區間的輪迴；從標的物講，可以有心的輪迴、物的輪迴，也可以有心物合一的輪迴。輪迴的決定力量，是每一個眾生自身的身口意業；業力的吸納和釋放，靠潛意識心（大乘唯識學派稱爲阿賴耶識）。佛教的生命科學，既博大複雜，又精密嚴謹，一般人往往誤以爲輪迴只發生在人間，可說是錯得太離譜，又以爲借助催眠能知前世，亦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

書中其他人物除了大津外，都深陷於惑業苦的泥淖而不知自拔，儘管他們還具有人的惻隱之心，卻不知道從淨化內心下手，因此永遠不得解脫。大津是書中的甘草，有點像小丑，老是被美津子取笑，背負著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。他是書中唯一有「出世」思想的修行者，深深懺悔自己的業障，想從信仰上帝、進神學院修道、服務印度賤民、苦修生活來洗清罪業。他確實做到了對自我的要求，無怨無悔，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，充分表現宗教情操的大愛，像耶穌般承擔一切眾生的苦難。最難得的是，他對印度傳統文化的尊重，融入印度人的生活，絲毫沒有君臨天下的優越感。

恆河是印度人心靈的母親，他們相信只要能回到恆河，便可獲得救贖或淨化。這種信仰和行徑，在外人看來，也許是迷信或愚不可及，但對他們來說，卻是安定力量的來源，不容置疑，也是他們獲救的唯一可能。他們最大的願望，便是生老病死都在恆河中，至少死後骨灰要撒進恆河。普世的人類都有這種根的懷念，中國人落葉歸根、飲水思源、愼終追遠等觀念，也是追求心靈上的故鄉。小自個人，大至民族，若喪失了根，便像浮萍般的無所依靠，隨波逐流。現代文明縮短了人的物理距離，卻拉大了人的心理距離，讓疏離感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，唯有回到內心的歸依處，才能解脫煩惱的糾纏，而恆河便是印度教徒最終極的歸依，縱使外人認爲它髒、臭、污穢不堪，還是動搖不了它在印度教徒心中的神聖地位。這有如嗜吃臭豆腐或榴槤的人，想盡辦法要大快朵頤，別人卻不堪其臭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《深河》是極具思想深度的小說，反映現代人的吶喊和掙扎，譬如日本皇軍在緬甸叢林敗退而死傷累累的慘狀，一方面要堅持對日本天皇的誓死忠心，一方面又要遭受內心的譴責。如果不從緣起的角度去看，便容易產生憤世嫉俗或批判的偏差，產生不了寬容、慈悲、公平、正確的論斷。

本書的寫作技巧已臻爐火純青，對人心的刻劃相當細膩。譯文則如行雲流水，足見譯者功力之深厚。若雞蛋裏挑骨頭的話，便是若干專有名詞的翻譯，沒有依習慣性的用法，譬如第252頁，Ashram譯爲阿修拉姆，讀者一定不知所云，宜譯爲修道院、寺廟或修道院(書中前面已有解釋)；sudra譯爲沙陀，這是日本的發音，令人無法意會，宜依習慣，音譯爲首陀羅或意譯爲奴隸；Mahatma Gandhi譯爲馬哈特曼甘地，馬哈特曼在印度文中的意思是大雄，乃印度人感念甘地的偉大，給予的尊稱，若譯爲國人耳熟能詳的大雄甘地，應該較好。本書有關印度教和佛教的思想甚多，要詮釋得天衣無縫確非易事。儘管如此，還是對林教授的譯筆佩服不已。

作者所要透露的訊息，就是應以平等的心胸彼此尊重，同時要像大津，摩頂放踵以利天下。這正是當今社會所迫切需要的。